

心 在别处

XIN Jing 李加得◎著
Zai bie chu

你总是留不住昨天，抓不住今天，挡不住明天——你的心境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心境总是在别处！

时代文艺出版社



心境

XIN
Jing
Zai
bie
chu

李加得◎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境在别处/李加得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87 - 2264 - 2

I. 心... II. 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607 号

心境在别处

作 者	李加得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王 峰
责任编辑	王 峰
出 版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厂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31 千字
印 张	12. 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天又红了 / 1

茹茵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房间号，而代号却是“杨老板的朋友”。她看到无数的笑脸与关心的表情，大家对她的病表现出无限的感伤。她没有同杨子东说一句话，他就不见了，而两个小时以后有“杨老板”的秘书来这里问她需要的一切。

妻子以外的女人 / 69

他相信女人是有第六感觉的。他听到妻子的呼吸声知道她睡得很熟，这样一个女人牵挂着他，照顾着他，给他生孩子，他也许就是她生命的全部，他现在仍然不得不承认依然十分爱她，她如果受到一点的委屈他会肝肠寸断。可是那天他和关小凤的难舍难分，又代表什么呢？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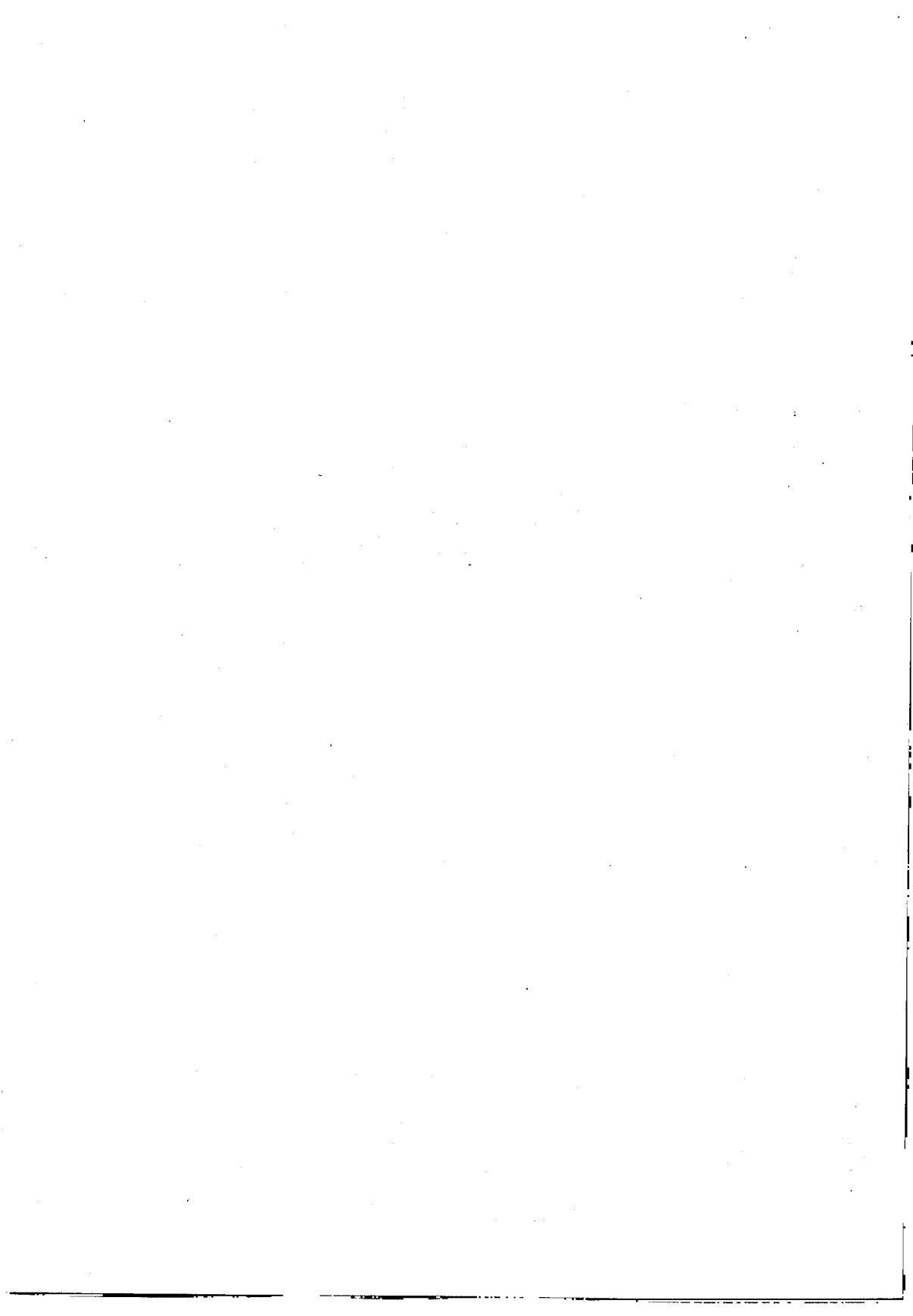
我在遥远的北国 / 199

晚上安然感觉很无聊，因为婉容走后没有再回来。他想她定是回夜总会去了，到了那里婉容并不在，安然只听了一首什么《天涯歌女》的歌就走了出来。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夜色下婉容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在说话。

天又红了

TIAN YOU HONG LE

茹茵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房间号，而代号却是“杨老板的朋友”。她看到无数的笑脸与关心的表情，大家对她的病表现出无限的感伤。她没有同杨子东说一句话，他就不见了，而两个小时以后有“杨老板”的秘书来这里问她需要的一切。



1

随身听里响着邓丽君的《小路》：“天上的云到处的飘，飘到哪里不知道，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飘啊飘啊飘得不见了。走小路有无数，走大路只一条，你要往哪里走，也该让我知道。”邓丽君的歌声赋予男人一切想像力，就在听音乐的同时，绿茹茵一边用剪刀剪着脚趾甲一边对坐在床上的冯玉佳说：“今天下午你出去的时候楼下的又来找了，说如果叫孩子听到了对他们的影响不好。还说你们如果以后还那么大声她就找社区去。”

冯玉佳听完近乎跳起来狠狠地说：“她爱找谁就找谁去，没见过这样的人，管天管地还管到人家睡觉了，我就不信她跟她汉子睡觉可以睡得鸦雀无声。况且她汉子跟不跟她睡都说不准，她就是没有男人跟她睡觉而嫉妒，我看她简直就是变态。”说罢便躺下身用被子蒙上了头。

半晌绿茹茵没有再说一句话。这时冯玉佳可能觉得刚才的“没有男人跟她睡觉”这句话似乎对一个二十五岁而尚且没有男朋友的女人来说未免有一些失言。于是她慢慢地把被子扯下来，笑着对绿茹茵说：“你可不要生气啊，我刚才可没有一点说你的意思。”

绿茹茵不答，只自顾自修趾甲。

这时冯玉佳从她的床上下来，走到绿茹茵的床边对她说：“好姐姐，你真生气了？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咱们俩是啥关系？难

008

天
又
红
了

道我还会暗指你吗？”

绿茹茵仍不说话。于是冯玉佳使用手胳膊茹茵，这时茹茵笑了，不知道是出于本能还是因为她的道歉。

茹茵笑着说：“好了，好了，你知道我最怕胳膊了，我本来就没有生你的气。还不是你多心，说别人偏偏扯上了我。唉！这也怪不着你，谁叫我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还没有交上一个男朋友。”

这时冯玉佳却说：“姐姐这样说可就对我太不交心了，谁不知道你的心特高，非真正的白马王子且感情专一的人不要。如果你的眼光可以略低一点，我敢保证明天早晨一下楼便有一里地那么长的男人等着和你交朋友呢！”

茹茵用胳膊肘推了她一下说：“你可别给我戴高帽了，你知道女人的青春比男人短。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可以和一个十八岁的女人调情而没有人说什么，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人在一起便会有无数闲言碎语，这就是女人的悲哀。”接着茹茵又说，“怎么样，你跟小永什么时候结婚？”

玉佳说：“结婚？他爹那个老不死的是不会同意的，听说他已经两个月没给小永零用钱了，这倒好，给他来个经济制裁。”

茹茵说：“你是不是可以感化他一下呀？”

玉佳说：“感化？用什么感化？他的那点儿心思我还不知道，自己弄不到手就想让这个人一生痛苦，哪怕是涉及他的儿子。老东西，早晚我要把他对我的险恶用心告诉小永，到时候看小永不杀了他。”

茹茵笑道：“用不着那么严重吧！”

玉佳说：“严重？自古‘杀父仇夺妻恨’最不能容忍，我就不相信小永会那么窝囊，看着自己的父亲垂涎他的女人，并且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还会容忍他？”

说到结婚，绿茹茵又想起了她的一桩心事：那就是本周六，她的同学——共度四年且同室的密友胡非非结婚，她指名道姓地说叫茹茵给她做伴娘。胡非非是她们大学的校花，有名的交际高手，如今找到了如意郎君，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工商界巨子的独生子。她见过胡非非的男友一回，那个人身材魁梧，粗枝大叶，在处处向西方看齐的今天来说他倒算得上是一个有风度的男人。茹茵有时候也想到了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背景的她要想留下，除了自己创造一番事业之外，便捷之路就是像胡非非那样嫁一个有钱的男人。也许胡非非结婚对她来说倒是一个机会，因为在那样的婚礼上必然会有许多“公子王孙”来参加，如果命运真的眷顾于她，那么理想中的人必然会出现。然而想到这里，她又有一丝愁绪挂上了眉梢儿，她实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这时她的目光落到一套深蓝色的职业装上，那是一套她用一个夏天的时间为别人做家教赚来的钱，之后到另外一家公司报名时公司发给的工作服，结果那是一个骗局，就算是她用两千块抵押金买了一套衣服。那是痛苦的经历，人心险恶的证明。

以上的那一幕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里两个女孩子的对白。光是这些对白还不足以证明一个故事的存在，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之前有必要对她们的栖身之地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这样的楼房现在在这个城市里也比比皆是，

005

天
又
红
了

尽管这个城市已经花园洋房林立。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城市大量的棚户区被夷为平地，虽然人们很怀旧，可还是对新的环境充满喜悦。棚户区的居民对于动迁总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或许有便宜可占，忧的是怕有亏要吃。当动迁的消息传来，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盖起了新房，且急忙托朋友找关系办房产证书，以便在动迁之后多得一处住房。自来水龙头由一个改装成两个，以说明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已经分开住了并且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政府对这些小伎俩已经了如指掌，可是最后还是迁就他们，他们如愿以偿，得到了两处住宅。再就是一些有关系的人可以不用摇号就弄到好的楼层，之后便大兴装修，装橡木地板，用马赛克装修厕所，用上好的唐瓷坐便器，如果再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安上浴盆和淋浴器。

而不装修的人并没有马上到楼房上住，因为他们舍不得他们的邻居，虽然平时小有摩擦，时而吵架，可是一到别离时还真有一些舍不得，于是便三三两两结伙到另一个平房区购置房产。当然，除了要和邻居继续相处以外还有别的想法，因为这个棚户区或许某一天也会改造。他们的楼房当然不会闲置，也不可能闲置。他们可以不交水电气费，任那些工作人员敲门，他们知道那些人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谓的断水断电断气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他们。人小时候可以被父母吓，稍长可以被老师吓，再长可以被上司吓，可是总不会一辈子都有克星，该有一次反扑的机会了。他们把这个机会留给了辛苦的公职人员。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一个残酷的天才创造了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创意，那就是暖气要分户，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拖的砝码，当然，如果不清算旧账的话，就等于

要挨一个寒冷的北国冬天。那样，不但自己住不了，而且也没有人愿意花钱租罪受。但是经过一些挣扎，最后供暖公司与居民达成协议，可以分期分年慢慢地付款。房主们觉得亏了本，在房子上花出去的钱要补上，就意味这笔钱在不知不觉中让租户给分摊了。于是那个时期出租房屋的价钱大涨。这当然只是少数人，然而这小部分的人却是大故事中的陪衬，不可或缺。

绿茹茵就是租住在这种涨价时期小套间房子里的人。因为被骗让她认识了性格活泼开朗的冯玉佳，当然房租是AA制，虽然有时候冯玉佳要两个人住。冯玉佳不拘小节，为人大大咧咧，有时让茹茵觉得她倒是很可爱。

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寂寞的灵魂，疲惫的身心，总让人有想飞的冲动。



这一天茹茵很早就起来梳洗打扮，她觉得自己穿用那痛苦经历换来的工作服，好像少点什么，于是就跟冯玉佳借了一条白色的纱巾，系上之后果然漂亮许多，可这种打扮实在不像是去参加婚礼，给人的感觉倒好像是第一天去工作，到饭店恐怕还要被人当成大堂经理。不过没办法一切还是都将就了吧。

茹茵做了胡非非的伴娘。伴郎是胡非非爱人的堂弟陈梦林，剃着寸头，一身高贵的西装穿在他身上仿佛是一个农民穿上皇帝的

龙袍。而且茹茵发现陈梦林腼腆得很，就连照相时也总要有摄影师亲自指挥表情，有一些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胡非非那天妆化得特别好，脸上粉里透着红，一套白色的婚纱更衬得她高雅华贵。陈梦同身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那么得体那么亮。不过再好的头发也禁不住朋友们的戏谑，就在他们夫妇下车的一刹那万条彩带齐发，连茹茵头上也被喷了许多。接下来鞭炮如雷。茹茵心想，如果一个人是浪漫主义，对婚姻有无限憧憬的话，且不要说期待一辈子幸福，就算是结婚这一刹那也是上天的恩赐。

之后她们准时到达本市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这样的场面茹茵是第一次看到。刚一到酒店门口就能知道今日结婚人的身份地位，奔驰、宝马等好车数十辆之多。茹茵战战兢兢，长出了一口气，让自己镇静下来。

酒店的第三层楼被陈梦同和胡非非给包了，地上铺的是纯毛的红色地毯。只见胡非非换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新郎陈梦同也换上了一件专门找设计师给设计的红色唐装。

来的人虽然很多但并不杂，给茹茵的感觉就像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所描述的贵族晚宴。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给非非介绍这个是城建的程伯伯，那个是法院的李叔叔，还有什么工商税务公安之类的茹茵没有记住。茹茵略看了看那几个显赫的人物，都是电视上常见的。不过电视上见他们时很严肃而且嫉恶如仇，不似今日这么随和可亲。

有时人们说人很难客观地看自己的地位，其实这倒是错误的，就在入席的一瞬间不难发现他们自己很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且不会错一点儿。茹茵被非非安排到一些年轻人当中，这时茹茵更加看出胡非非的应酬能力和魅力。她那完美的身材在旗袍的包裹下越发显露出来，一双修长的腿，丰满的身材，别说是男人就是茹茵看了也很沉醉。

胡非非让茹茵坐下以后对陈梦林说：“你们刚才已经认识了，梦林，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陈梦林笑着说：“放心吧大嫂，我会的。”

这时坐在茹茵右手边的一个青年男子笑说：“放心吧，梦林就算是爱屋及乌也会照顾这位小姐的，何况她这么漂亮。”

胡非非笑打了他一下说：“你胡说些什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打不死你的王欢。”

王欢告饶似的笑着说：“好了，我的大小姐，不，我们的新娘子，我错了还不行，一会儿我自罚三杯好不好？”

胡非非对别人说：“你们大家帮我看着他，看他是否自罚三杯，我这会儿才没有工夫看着你这滑头呢！”

王欢对胡非非说：“既然你没工夫，那么让你这位美丽的朋友看着我总行吧！”

胡非非说：“算了吧，她哪里能看得住你？还是让你那位日本小美人看着你吧。”

王欢说：“我和那洋婆子早就完了，你何必扯上她呢？”

胡非非没有再回话而是到另外一桌应酬去了。茹茵用余光看到胡非非在收红包，每个人都把鼓鼓的红包送给非非，非非笑着接着客气着。

这时陈梦林在一旁文质彬彬地说：“绿小姐你吃菜，这里是很

闹的。”并用公筷给茹茵夹菜。

茹茵说：“谢谢，我自己来。”

过了一会儿胡非非又回到这桌来，陈梦同也来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走了。非非再来时已经因为到各处敬酒而略有醉意。茹茵也给了非非一个三百块钱的红包，并且说：“不成敬意，收下吧。”那表情很是尴尬，因为茹茵知道这满屋子里也许只有她和非非最好，但却给的红包最少。虽然说友谊不是用钱买来的，但钱也是润滑剂。

这时王欢却说：“新娘子，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红包，不过你要和我们的新郎亲个嘴儿方才可以给你。”

胡非非说：“早就亲过了你没有看见。再说了要亲的话也要没人，让我学美国佬那一套，我虽然新潮却还达不到。”

王欢说：“算了，算了，疯婆子，我说不过你，早晚有一天，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陈梦林一直给茹茵以默默的关注，一会儿帮助夹菜，一会儿问空调是否太冷。坐在一边的王欢说：“梦林什么时候这么会关心人了？”梦林脸色微红没有说话。

这时茹茵方才细看坐在她身旁的王欢，他身穿一套金黄色的西服，脚上一双黑色的似乎可以照人的皮鞋。那不长不短的头发被梳得一丝不乱，如果不知道，人们一定会以为今天是他结婚而不是那个粗枝大叶的陈梦同，陈梦同虽然潇洒但是和王欢比较起来有些不够细腻。那张白色而又透着血色的脸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温室中长大的。二十几岁的青年竟然没有青春痘的痕迹，尤其是那双大眼睛，黑黑的，似婴儿的纯真一点也没有被污染，而目光中

又有一种张国荣似的忧郁。他细品着酒，又点着烟吞云吐雾地陶醉着。他身上有种让人亲近的感觉，也许是他长得太美了，也许是他身上洒了法国香水的缘故。

王欢并没有和茹茵搭讪，而是转看对面的一位叫刘玉英的女孩说：“令弟怎么没有来？”

这个有着中东面孔的女人说：“他出国旅游去了。”

王欢说：“恐怕又去找俄罗斯女人了，玉东在东南亚已经玩够了，他这个人就是喜欢新鲜。”

刘玉英讽刺说：“王欢对于女人总是博学多识啊！”王欢没有再回答。

茹茵因为刚才吃了梦林给她夹的一只虾所以要到洗手间洗手，她洗手时，在镜子里看见一个人对她笑，且说：“这酒度数很高，我最不胜酒力了。”

茹茵说：“朋友聚在一起总是要喝酒的，不过酒喝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王欢叹口气说：“是呀，每次我都劝自己不要多喝，可是每次都喝多，不过每次我都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比如高兴的时候要喝，忧愁的时候要喝，聚会的时候要喝，别离的时候要喝。我知道这是自己骗自己。”说着从衣兜里掏出来一把木梳梳了头发，又说：“我这个人就是怕乱的，有人说一个男人不要像女人那样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外表，可是我想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对别人的尊重。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很想听听女人的看法儿，尤其是美丽女人的看法儿。”

他这么一说，茹茵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一些脸红，正无法回答的

时候非非进来了，说：“王欢，在对我朋友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要对她礼貌一些。”

王欢说：“你可以问问你的朋友我对她有不礼貌吗？”茹茵笑了笑。王欢弄完头发出去了。

这时非非拿出一叠钱给茹茵说：“你的情况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份心足够了，另外这些钱算我给你的，过一段我找找人，帮助你找一份好工作。”

茹茵哪里肯要：“哪有这样的道理不收礼还要给我钱？是不是嫌我的钱少了？”

非非诚恳地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不要忘了，我们是朋友，你对我好我知道，有你的祝福就够了。另外那些钱你交房租也好，或者买几套衣服化妆品。不要客气了，要不我生气了。”

见非非这样坦诚加之非非硬塞到她的包里。她没有再拒绝。那眼中好像有泪光，非非用手给她擦了擦，说：“傻丫头，还是和过去那样好动感情，将来如果和我成为妯娌可不要跟我闹别扭。”

茹茵转悲为笑说：“你在说什么啊？”

非非说：“我不会害你，梦林很好的，很老实，虽然很多时候老实人都欠可爱，可总是可靠的。你那么善良，那么单纯，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茹茵笑说：“别说了。”

非非笑说：“好，我这只是个建议，当然也许你会遇到更好的，好男人未必全在老陈家是吗？也许是我自己嫁了哪家就认为哪家好，这也许是个误区。”

茹茵说：“你的婚姻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还说什么误区。”

非非说：“看来我还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有人找，非非出去

了。

茹茵重回到座位上，梦林叫服务生给茹茵换一副碗碟。这时大厅门口出现了一个男子，大约一米八十多的身高，身穿一件青色的西装，黑色的皮鞋，紫红色的领带，面部表情严肃，青灰的脸色，很浓很浓的胡子，但由于刮得净变成青黑色的一片。这时厅内的气氛仿佛也和这个人的面部表情一样变得严肃起来。胡非非迎上去笑说：“真不够朋友，这么晚才来？”

那人还是没有一丝表情地说：“实在因为有事，这不我赶来了。”这时王欢站起来向那人摆手，那人走了过来。

王欢说：“我们的杨大公子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被牡丹缠住了脚？”那人见有生人便对生人略点了点头。

这时服务生来给加了一个椅子一套碗碟。那人坐了下来。在那人刚一进屋时刘玉英就急忙拿出自己的化妆镜照了照补了补妆，不难看出她对他有一点意思。

王欢说：“子东兄，来迟了要罚的。”胡非非给他们介绍，当介绍到茹茵时杨子东起身点了点头，还自己点了一根烟。这时已经有别的桌子上的人起身来到这里和杨子东寒暄。杨子东只是点头并不多做回答。胡非非来到桌前时杨子东拿出一个很厚的红包说：“新婚快乐。这是迟到的祝福，不要见怪。”这时杨子东因为看到了一个熟人就起身到那边儿去了。

杨子东离开时有个人问：“他是杨承武的儿子？”

王欢说：“这样一副严肃的面孔本市除了他还找得到第二个人吗？”

那人问：“前一段听说他出了点儿事？”